

# 日记中的文友

鲁光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作为画家的汪曾祺

上午，“中国作家十人书画展”在中国美术馆西南厅开幕。每人十件作品。十位作家和他们的朋友都来捧场，吴阶平、冯其庸、李準、华君武、管桦、冯牧、阮章竞、张锲、刘勃舒、苏叔阳等出席，握手交谈，拍照留念，好不热闹！

中午，中华文学基金会在文采阁设宴，为作家们创造一个欢聚的机会。我与吴阶平夫妇、汪曾祺、管桦同桌。

汪曾祺七十四岁，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他穿一件酱黄色毛衣，抽烟，喝茶。因为有医学专家吴阶平在座，汪先生便引经据典，大发议论。他说：“我过去曾与叶圣陶邻居。叶老说，‘我的养生之道是三不，一不戒烟，二不戒酒，三不运动。’我是叶老的支持者。尽管老婆管着，但每天要喝白酒四两。老抽烟，老婆便老开窗。这么冷的天，她也开窗。还爱睡懒觉，醒了也爱躺着不起床。躺着想事，把一天要做的事想好了才起床。”

这天文采阁别出花样，名曰“三国宴”，每道菜都与《三国演义》有关，如“空城计”“连环套”“刘关张三结义”。文雅是文雅，但总让人有点哭笑不得。

“胡编乱造三国宴，横七竖八女妖精。”几杯酒下肚，汪曾祺酒后吐真言了。有人提醒在座的一位女工作人员，赶紧给汪老敬酒。女工作人员端起酒杯，说：“汪老，敬您老一杯酒。”

汪曾祺一口喝尽，说：“女将出马，必有妖法。”言外之意是，女人喝酒厉害，对有的女人来说，酒精几乎不起作用。

你来我往，频频敬酒，酒席上的气氛非常活跃。

我送汪老回家。我往南方庄，汪老往天坛路，顺道。

一路上，我们聊的都是画。

“求您老画的人很多吧？中国人不买画尽求画。”我说。

汪老说：“我的原则是，你拿纸来，我就画。不拿纸来是不画的。我贴不起纸钱。”

当然，给他送纸的同时，最好再拎上一瓶好酒。

我决计给他送酒送纸来画。

二〇〇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画家村访钱绍武

为筹办“情系二〇〇八中国名家书画展”，去昌平画家村拜访雕塑大家钱绍武。

与钱先生交往多年，印象最深就是他“哈哈”放声大笑。每次相聚，他都会大笑数次，笑得很放开，很有感染力。跟他在一起，就是与欢乐在一起。

他的宅院紧挨着村委会，是一栋两层建筑，院子很大，置放着许多雕塑作品，有《二泉映月》、《李大钊》等。还种了一些花，西红柿挂满枝头。

一层很高，杉木板楼梯通向二层。客厅正中挂了钱绍武自己的一幅书法。他的字，大刀阔斧，苍拙浑雅，风格独具。因此，有评家认为，钱老书法第一，雕塑第二。他的字不似雕塑逊色，苍拙得好似用刀斧砍凿出来的。靠西头的两间屋，是他的雕塑工作室，堆放着一些尚未完工的大件作品。

那天，钱老有事外出，匆匆赶回来接待我。人未到，“哈哈”声先到：“鲁光兄，有点事，回来晚了，对不起。”

谁都知道钱绍武娶了一个“小媳妇”。我调侃道：“钱老，你是画家中最潇洒的一位……”

回答我的，又是一阵放怀大笑。

我说：“你出一件展品，拿一幅女人体速写，再写一幅字。”

“庆奥运画展，拿女人体速写行吗？”他说。

“体育就是为雕塑优美人体的嘛，拿女人体画，行。”我说。

他找出一幅俯卧的女人体速写，问：“这幅行吗？”

线条流畅果断，人体略有变形夸张，但恰到好处，极美。

他说：“上楼，到我书房去写字。”

在书房，他挥毫写下“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十个大字，一气呵成，大气磅礴。

“看看我的雕塑吧！”他领我们穿过书

房，到他的作品陈列室。

徐悲鸿像、鲁迅像、曹雪芹像、闻一多像……琳琅满目，精彩纷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曹雪芹头像，眯着眼，眼中似有泪痕。我们在此像前拍照留念。旁边一座头像我不知是谁。钱老说：“这是江丰，中央美院院长。一九五七年，毛泽东把他叫去，问他，你们美院有几个右派？江丰说，没有。毛泽东生气了，指着江丰说，你就是‘右派’。江丰说，我的脑袋不是灯笼，不会跟风转。毛泽东火了，说，那你就是‘大右派’。”望着江丰头像，钱老感叹：“一个铁骨铮铮的硬汉，耿直得让人敬佩。我特意塑了这尊像纪念他……”

陈列室里的每座雕像，无不是钱绍武用真情、用激情雕刻而成。难怪每座雕像都栩栩如生，像如其人。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十日  
贾平凹的惜字如金

早就听说，贾平凹的字写得有味，在西安很抢手，价格也不菲。

这十年来，我们都参加中国作协全委会一年一度的例会，常碰面。偶尔坐在一起，问起过他的字画。他说：“求字画的人太多，只好贴告示，公布润笔价格，眼下是一幅一万元。还是忙，不能这么写下去了，来钱比写作快。再写再画下去，该不愿写小说了……”

有几分陕西人的幽默，但也反映出平凹字画走俏市场的盛况。

“我要去深圳办个画展。”一回，在京丰宾馆听报告时，他悄声地告诉我。过了不久，就听说深圳读者对他的批评。平凹的知名度太大，光一本《废都》，盗版就多达五十余种。平凹说：“收

奖，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二〇〇二年，刘洁琼的以信天游为题材的第二幅大型剪纸作品《黄土高坡的歌》荣获“第四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首届民间剪纸艺术作品展”金奖。

……

二〇〇九年，在陕西省首届妇女手工艺品技能大赛文艺类比赛中获一等奖，并荣获“陕西省妇女民间手工艺能手”。

二〇一〇年，布堆画作品《仙桃带莲花》获陕西省农民文化节手工艺一等奖。

二〇一一年，刘洁琼的剪纸作品《小院》荣获“第二届中国剪纸艺术节首届蔚县国际剪纸艺术节”金奖。布堆画作品《沃土灵花》，获得了民间艺术的最高

奖，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跟着母亲走原路。我们生活的年代不同、经历不同，感受也不同。我不能从狭义的眼光去学剪纸，我要表现我的经历和感受，把眼光和身心投入到生活中去。民间剪纸首先表现的是一种传统的生存方式，是人们在生活所创造出的剪纸艺术，它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本身就在生活中。有了这样的认识，经过不断摸索实践，最终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刘洁琼，凭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与自己的聪慧，用一把小小的剪刀、火红的纸张和色彩绚丽的布头，剪贴出她美丽的人生之路。

她的作品带着陕北浓浓的民俗风

情。她早期的剪纸作品《赶牲灵》，讲的是空守家园的婆姨们到了晚上孤独无助、暗自伤悲，忽然听见铃儿响、狗儿咬，慌慌忙忙提上灯笼跑到外边(面)跳起小脚戏，心急火燎地盼着自己的亲人回家——“你若是我的哥哥招一招手，你不是我的哥哥走你的路”。她们就是这样望穿双眼盼亲人的急迫心情，有谁知，有谁怜，这就是过去男女爱情生活的反映。作为民间艺术是人们情感的再现，陕北信天游所展现的正是那个时代的感受。离家揽工出走的男人挂在口头的信天游不是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之情，而禁锢在家的女人们在麻油灯下纳着鞋底，在唢呐作响的纺车旁手摇着纺车纺线线或坐在咕嘎咕嘎作响的织布机前日月月穿着梭子，干活时心乱如麻不时地在思念亲人。她们心中的苦闷忧伤无法表现，只好拿起剪刀剪出她们强烈的思想情感。女人们愁也剪，喜也剪，苦也剪，乐也剪，将她们内心的苦闷忧伤及快乐充分地表达出来。女人们通过一把剪刀，一张红纸，把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内心的呼唤剪贴出来、宣泄出来。

陕北民间剪纸——这个根系黄土地的民间艺术，经过岁月长河的洗礼，历经几千年文化的发展，不断地充实、完善和演变。沿袭了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承载着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宗教、信仰、民情、民俗的风貌，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具有着得天独厚、艺术造诣，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它犹如一块活化石，悄无声息地保存至今。可以这么说，每一幅剪纸作品都蕴含着旺盛的生命力，孕育着希望。

刘洁琼，凭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与自己的聪慧，用一把小小的剪刀、火红的纸张和色彩绚丽的布头，剪贴出她美丽的人生之路。

某年初夏的一天，一位讲广东腔普通话的女同志打来电话，用急切的口吻说：我叫王雁，是沙飞的女儿，有本《沙飞纪念集》，想送中国现代文学馆作为纪念。我现在去行吗？

沙飞？我立刻想起几个月前，上海《文汇报》曾刊载一篇署名沙飞的短文《我最后见到鲁迅先生的一天》，大意是写他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八日——鲁迅先生逝世前的十一日，在上海青年宫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上，同一批青年木刻家陪同鲁迅先生参观展览时的情景。就在那一天，他拍摄下了几帧鲁迅和青年木刻家围坐在会场藤椅上亲切交谈的珍贵照片。还有此后几十年来被文艺书刊经常采用的鲁迅先生端坐藤椅，侧身手持香烟的那幅名作……我脱口而出：“就是为鲁迅先生拍照的那个摄影家沙飞吗？”

“是噢，是噢。”显然，对方有些意外，兴奋地说，“你知道我父亲，知道沙飞？”

我说：“刚刚知道。原来那些为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照片就是他拍的。欢迎你来！”

王雁风尘仆仆地来了，带来几本十六开装帧精美的《沙飞纪念集》。为何是纪念集，而非摄影集？我翻开目录一看，方知原来还是以摄影作品(精选的代表作)为主，夹杂了沙飞文稿、沙飞手迹、沙飞年表等研究与纪念文章。还有一批领导和将军的题词，因此书名为纪念集。

首页，也是首先映入我眼帘的，便是那帧鲁迅先生手持香烟、侧身凝视前方的照片。接着是鲁迅同青年木刻家在一起。而后就是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逝世后的遗容及葬礼场景的照片。沙飞没有想到鲁迅先生走得那么早，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当他获悉鲁迅先生因病不幸辞世的噩耗，当天便赶到四川北路鲁迅寓所，怀着沉痛的心情，摄下了先生最后的遗容及二十三日隆重葬礼的情景。这是弥足珍贵的、具有文献价值的历史性照片。

根据沙飞文章所述，十月八日鲁迅先生在参观木刻展览时，还问他：“我最近拍了些好照片吗？”沙

飞回答先生：“在十六铺(上海)码头拍了几张工人生活，最近我喜欢学木刻了。”

“那么应该特别注意学素描哩。”鲁迅先生关切地说，“基础打好了才能产生好作品啊！”

这是鲁迅先生对沙飞最后，也是印象最为深刻的教诲。

本来，沙飞在家乡广州读书时是喜欢文学的。后来到了上海，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加入上海摄影团体——黑白社，开始从事摄影艺术。后又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和木刻，这时，便有幸同

一批青年木刻家结识了鲁迅先生。结果，一九三六年底，因拍摄和发表悼念鲁迅先生活动的新闻照片，沙飞被上海美专勒令退学。

这期间，他还专程赴华南国防前线南澳岛进行摄影采访。邹韬奋先生在他主编的《生活星期刊》上，特地以显著位置发表了沙飞题为《南澳岛——日(本)人南进的一个目标》的专题报道，受到社会人士的

关注。

面对日寇的入侵，他渴望投身抗战。于是在一九三七年夏末北上太原。后经周巍峙介绍，担任了全民通讯社的摄影记者，从此他走上革命生涯。在此后整个抗日战争的八年烽火连天岁月，他是在晋察冀边区度过的。

试想，一个广东人，一个来自大上海的青年知识分子，忽然间到了满目荒凉的北方，到了崇山峻岭的野山沟，要穿“青纱帐”，要蹚

涉泞沱河，要同日本侵略者作战，要经受枪林弹雨的考验……这需要多么坚强的毅力和勇敢的精神。

沙飞原名司徒徒。之所以起名沙飞，他说：“我要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翔。”说明他在黑暗的旧中国是多么向往光明与自由。所以到了边区后，他自觉地克服了生活上、语言上、习惯上以及工作上

的种种困难，全身心地投入祖国的解放事业。

翻开沙飞的摄影作品集，在抗日战争八年的烽火岁月中，许多重大战役，如攻克平型关、百团大战、敌后反扫荡、平汉铁路伪警

防队一千八百人的起义……许多著名的八路军将领，如聂荣臻、贺龙、王震、萧克、程子华、舒同、关向应、吕正操、王平、杨成武、孙毅、朱良才、聂鹤亭……都在他的镜头里留有逼真的身影。还有八路军根据地人民的水水情情、大生产运动的生动图景、游击区民兵自卫队的军事操练、八路军崇山峻岭的转战、国际友人访问边区、活跃在青纱帐里的撒子健儿、抗大学员的训练生活等等历史场景的生动记录。

其中，有三组照片特别引起我的注意：投身抗日战争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聂荣臻将军与日本姑娘美穗子，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代表马歇尔军调部三人小组在张家口。

记录白求恩大夫在晋察冀边区战火中医疗生活的照片，收在纪念集中的共计有十九幅。这当然有所选择，实际上恐怕不止这些。因为这个从上海来的会讲一口流利

英语的摄影记者沙飞，同延安来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相识后，很快成为挚友。白求恩也爱好摄影，时常背着一架照相机，两人更有了共同语言。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当白求恩为伤员做手术时，因受病毒感染，不幸在河北唐县病逝。沙飞听到消息，极为悲恸，立刻从前方骑马扬鞭星夜飞奔回晋察冀，为友人送行。他不但平时为白求恩摄下了许多生动的镜头，也为我们留下了白求恩最后的遗容和葬礼的情景。白求恩大夫临终前写给聂荣臻将军的信中遗言：请将他那架心爱的德国相机送给沙飞，足见他们友谊之深！在炮火连天中，沙飞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走到哪里，始终带着这架象征友谊的相机和装在一只小铁盒里的鲁迅先生照片的底片。

曾经在晋察冀边区传为佳话的聂荣臻将军关怀一位被八路军营救的日本小姑娘的感人故事，发生在一九四〇年八月，八路军在攻占了河北井

陘煤矿后，发现一个孤零零地站在矿区哭泣的日本小姑娘，八路军抱起这个战争孤儿，悉心照料了她。聂荣臻司令员关心地见了这个小姑娘，派人送还日本军队。四十年后的一九八〇年，当年的小姑娘美穗子长大成人，感激涕零地带领全家到北京专程面谢聂荣臻元帅。

美穗子还给沙飞的女儿王雁寄来了感谢信及她全家的照片，也由衷感谢沙飞为她记载了那段感人的历史。据王雁说，在战争年月，她父亲一向很吝惜胶卷，但为拍摄这件事，竟用了三个胶卷追踪拍摄。父亲说，这是为了让后人知道中国人是如何对待日本人民的。

一九四六年三月张家口军调部三人小组——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代表马歇尔的

历史性谈判，是一场艰苦的交锋相对的斗争，沙飞为此历史重大事件摄下了宝贵的镜头，留下了历史的足迹。

一本厚厚的《沙飞纪念集》，一帧帧具有文献和历史价值的珍贵照片，真实地记录了一个被压迫民族不屈不挠、争取民族解放的光辉历程，生动地展现了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终生的第一代革命伟

人以及国际友人的影像，从中也可以看到，沙飞作为与我国著名摄影家吴印咸、石少华并称为“解放区三大摄影家”，是中国革命摄影事业的开拓者。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沙飞在精神病发作的情况下，将他治疗的日籍医生枪杀，而后被判处死刑。一九八六年有关方面重新审理此案，沙飞错案得到纠正，多年来那一帧帧不能署名的沙飞的照片，如今又被人们重新认识，亲近起来。这一幅幅历史画卷，无疑是中国摄影事业的巨大财富。

谢谢王雁，让我有幸认识了摄影家沙飞，尽管时间推迟了将近半个世纪。

的种种困难，全身心地投入祖国的解放事业。

翻开沙飞的摄影作品集，在抗日战争八年的烽火岁月中，许多重大战役，如攻克平型关、百团大战、敌后反扫荡、平汉铁路伪警

防队一千八百人的起义……许多著名的八路军将领，如聂荣臻、贺龙、王震、萧克、程子华、舒同、关向应、吕正操、王平、杨成武、孙毅、朱良才、聂鹤亭……都在他的镜头里留有逼真的身影。还有八路军根据地人民的水水情情、大生产运动的生动图景、游击区民兵自卫队的军事操练、八路军崇山峻岭的转战、国际友人访问边区、活跃在青纱帐里的撒子健儿、抗大学员的训练生活等等历史场景的生动记录。

其中，有三组照片特别引起我的注意：投身抗日战争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聂荣臻将军与日本姑娘美穗子，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代表马歇尔军调部三人小组在张家口。

记录白求恩大夫在晋察冀边区战火中医疗生活的照片，收在纪念集中的共计有十九幅。这当然有所选择，实际上恐怕不止这些。因为这个从上海来的会讲一口流利

英语的摄影记者沙飞，同延安来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相识后，很快成为挚友。白求恩也爱好摄影，时常背着一架照相机，两人更有了共同语言。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当白求恩为伤员做手术时，因受病毒感染，不幸在河北唐县病逝。沙飞听到消息，极为悲恸，立刻从前方骑马扬鞭星夜飞奔回晋察冀，为友人送行。他不但平时为白求恩摄下了许多生动的镜头，也为我们留下了白求恩最后的遗容和葬礼的情景。白求恩大夫临终前写给聂荣臻将军的信中遗言：请将他那架心爱的德国相机送给沙飞，足见他们友谊之深！在炮火连天中，沙飞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走到哪里，始终带着这架象征友谊的相机和装在一只小铁盒里的鲁迅先生照片的底片。

曾经在晋察冀边区传为佳话的聂荣臻将军关怀一位被八路军营救的日本小姑娘的感人故事，发生在一九四〇年八月，八路军在攻占了河北井

陘煤矿后，发现一个孤零零地站在矿区哭泣的日本小姑娘，八路军抱起这个战争孤儿，悉心照料了她。聂荣臻司令员关心地见了这个小姑娘，派人送还日本军队。四十年后的一九八〇年，当年的小姑娘美穗子长大成人，感激涕零地带领全家到北京专程面谢聂荣臻元帅。

美穗子还给沙飞的女儿王雁寄来了感谢信及她全家的照片，也由衷感谢沙飞为她记载了那段感人的历史。据王雁说，在战争年月，她父亲一向很吝惜胶卷，但为拍摄这件事，竟用了三个胶卷追踪拍摄。父亲说，这是为了让后人知道中国人是如何对待日本人民的。

一九四六年三月张家口军调部三人小组——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代表马歇尔的

历史性谈判，是一场艰苦的交锋相对的斗争，沙飞为此历史重大事件摄下了宝贵的镜头，留下了历史的足迹。

一本厚厚的《沙飞纪念集》，一帧帧具有文献和历史价值的珍贵照片，真实地记录了一个被压迫民族不屈不挠、争取民族解放的光辉历程，生动地展现了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终生的第一代革命伟

人以及国际友人的影像，从中也可以看到，沙飞作为与我国著名摄影家吴印咸、石少华并称为“解放区三大摄影家”，是中国革命摄影事业的开拓者。